

第一部分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之思想精粹

批判性思想与创造性思想的不可分割性

大脑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功能相互交织；一旦分离，必两败俱伤。

——佚名

批判旨在评估；
创造旨在出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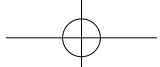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批判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常被误解，这出于几方面原因。其中之一是文化因素，主要源自大众媒体对创造性人物与批判性人物的描绘。媒体常将具有创造性特点的人物描绘成那位肥佬教授¹的堂兄弟，因为他和肥佬教授一样，满脑子奇思妙想，任何时候都应对自如，情绪高涨，总有标新立异的点子，但常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相反，具有批判性特点的人物被错误地描绘成惯于挑刺儿、总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吹毛求疵、严厉且虚伪的形象。这种人总是盯着一丁点儿瑕疵，要么过度严苛，要么极难取悦，毫无应变能力、想象力和情商可言。

这些文化典型并不符合“批判性”和“创造性”这两个词的准确意思。例如，《韦氏同义词词典》对于“批判性”一词的定义是：

该词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作决定之人或者其所作的判断，它的准确用法也暗示要达到“批判性”，就要明辨事物，不仅要辨别事物优劣与否、完美与否，亦要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公正判断和评价。

在《韦氏新世界词典》中，“创造性”一词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意思：

1 “肥佬教授”是美国科幻喜剧电影《肥佬教授》（*The Nutty Professor*）中的主人公



(1) 正在进行创造的或有能力进行创造的；(2) 具有或表现出想象力、艺术上的或智识上的创造力（如原创写作）；(3) 能激发想象及创造的。

因此，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皆为思考之杰作。创造性指挥制作、产出的过程，批判性则指挥评估和判断的过程。“创造性”一词的本意就暗含了批判性的成分（例如，“具有或表现出想象力、艺术上的或智识的创造力”）。当人们进行高质量思维活动时，大脑须同时进行产出和评估，即同时生产并评价其产品。简而言之，高质量的思维必兼具想象力和智识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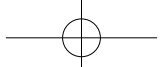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这册小书从头至尾将细致解读一个基本观点：智识原则及其刚性与创造性及其能产性相得益彰；思维所谓的两极（批判性和创造性）是思维之精粹不可分的两面。在智识行为中，无论是最普通的大脑活动，还是最具想象力的艺术或思想的产出，创造性和批判性始终相互交织。大脑的本质就是创造思想，尽管其优劣因人与思想而异。

要达到高质量，就要求有质量标准——于是就有了批判性之需。

在这本小书中，我们将用实例来探索批判性和创造性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些实例既包括最复杂的思想层级（如天才的思想），也包括最简单的思想层级（如理解日常经历中的普通事物）。

我们还将探讨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意义创造的全过程更趋向于一个整体系统，而非像原子颗粒般毫无关联地存在于大脑中。这是思想本质的必要构成。任一意义的构建都预设其他意义的存在，同时暗示更深层次的意义（并层层推进）。每当人们试图理解某一个意义时，无论其理解何其片面，人们都自然会努力将其置于意义群中。而当人们试图“就事论事”时，那个意义便不会在头脑中扎根，因为它没有与大脑中的意义系统建立联系。简而言之，要成为优秀的思考者，必须在系统内进行思考。我们必须创造意义系统，并评估其准确性、相关性以及充分性。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谈。

我们先从几个基本要点开始吧。首先，思维的质量不尽相同。高质量的思维会出色地完成交给它的任务。这种思维实现了思维的目的。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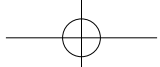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思维漫无目的地、游移不定地进行，它也有可能将有价值的东西偶然地传递给思考者，但往往它只是游荡于思考者凌乱记忆中的一串串未经分析的联想物而已：“热狗让我想到球赛，球赛让我想到芝加哥，芝加哥让我想到我以前住过的地方，这个地方让我想到祖母，再想到她做的饼，再想到非得吃不喜欢的东西，再想到……再想到……再想到……”这样漫无目的地想，做白日梦或浮想联翩，几乎所有人都会，无需训练。多数时候，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漫无目的地想。我们生来就善于做白日梦或浮想联翩。

但是，我们常常不具备目的性思维，特别是需要质疑和缜密推理的时候。目的性思维要求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同时存在。两者紧密连接，共同探索事物的来龙去脉；它们是自然的联姻。的确，所有真正卓越的思维均包含这两个维度。思维的卓越之处必定在于成功地设计、引发、塑造、发明、创造或产出，最后达到思考的目标。概言之，卓越思维必包含一个创造性维度。

要实现任何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均须有衡量的标准：包括度量、尺寸、模型、原则、标准或测试等所有用于判断现状是否接近目标的手段。再者，在应用衡量标准的过程中，我们须洞察本质、辨别差异、精益求精、明智判断。我们须时刻监控和评估思维的进展，以目标为参照，审视思维是否处在正轨上以及是否足够清晰、准确、精确、一致、相关、深刻、广博。

若无目标，则达不到思维的最佳状态。我们设计，须总有动因；我们塑造和创造，须知其目标；我们发明和产出，须明其缘由。凌乱的思维、模糊且漫无目的的思维、没有循序渐进的或可实现的目标的思维，均与创造性和批判性无关联。

事实即是如此，因为当大脑漫无目的地运动时，其能量不够、动力不足、思维停滞、一无所获。漫无目的的思维也必然是毫无意义的，且常与慵懒、困乏为伍。然而，当思维承担挑战性任务时，大脑须生气勃勃，时刻准备着承担智力劳动，瞄准某个目标，向某种形式的工作投入智力，直至成功那一刻——成功地发明、构想、设计、形成、创造和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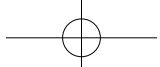
既定目标中的东西。智识工作对于创造智力产品至关重要；同时，这项工作（即产出过程）以可明确参照的**智识标准**为前提条件。当这项工作如是进行时，创造性和批判性交织于一个无缝衔接的体系中。

和身体一样，大脑的**强健**或极佳状态也有自己的表现形式。也和身体一样，大脑的这种强健源自并体现于遵循标准的（即批判性的）活动。一个强健的大脑能够成功地设计、塑造、形成、发明、产出智力产品，完成挑战性目标。要达到这种强健状态，大脑必须学会控制自己，保持活力；挫折时逆势向前，而需要谨慎细致时，又能沉稳、有序地前行；沉浸于工作中，专心、专注、自省反思；在思绪中适时折回，再度审视，确保思维周全、准确、细致和深刻。

大脑的**原动力**（创造性）和**明晰力**（批判性）其实被人为地分开了；在实际的思维过程中，两者浑然一体。当思维服务于某个目标时，它是系统性的。思维也可以置系统性于一边，跟着感觉走，这时脑中并没有清晰的动机、计划、策略或方法。而有原动力的、多产的、创造性的大脑，会用标准来衡量其激发和产出的结果。这种大脑不缺乏明智判断、洞察本质和正确评断的能力，它亦不缺乏敏锐性和精确性，其标准不会模糊不清、缺乏精确性和准确性、毫无关联、琐碎零散、前后矛盾、浅薄表面或者局限狭隘。这种强健的大脑会产出精准的思想，因为它有自己的高标准、在意自己的创造方式和结果。

严肃的思考源自为追求真理、刨根问底、探求究竟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探索不可能仅是任意的创造或产出，一定有具体的限制和要求。那是一种凌驾于意志之上、意志必须服从的东西，是一种严格的、我们必须念兹在兹的客观标准。正是这种严格的、严肃的、不容改变的客观标准，迫使智识中的批判性和能产性无缝对接。如果我们的探求过程之外没有任何客观标准，那我们实际上也探求不出什么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探求的可以是任何心中所想、任何浮想联翩中的事物，那么“探求”一词也就无逻辑可言。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大脑活动都是在反思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中进行创造和产出的活动。漠视标准、漠视原则的判断就会不精确、



不准确、不中肯、带有偏见。偏见、憎恶、非理性的嫉妒和恐惧、成见、误解——这些当然也是大脑所创造、产出和引发的。没有大脑，它们就不会存在。但是，它们不是创造性大脑的产物。它们反映了一种无原则性、无批判性的思维模式，故不宜看作是创造性的产物。概言之，除了极少数特例情况，创造性和批判性始终互为前提。这一基本观点常被忽略或模糊看待。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思维中创造性最重要的含义。对于创造性，应该将其理解为制作、创作，它是创造思想的过程，是梳理思路的过程，是组织、塑造、解释以及理解世界的过程。这种思维一旦培养起来，就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达到目的、解决问题、攻克人类在这个世界中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毕竟快速变化正在成为世上极少数的几个不变之一。

不能系统、有效地实现智识标准的大脑就无法在推理中恪守原则。这样的大脑不具有创造性。换言之，智识性的**创造**和批判性的**判断**之间存在一个双向对等的逻辑。创造事物这一行为过程和对创造过程的实时评价，两者必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下面我们通过实例，更为细致地审视这种双向对等的逻辑。

画家作画时，不时地后退一步，对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估，然后改变用在画布上的颜料的分量。无数次的评估伴随着无数次的落笔。同样，舞者起舞时，借助舞蹈教室的镜子观察自己的舞姿。他们都需要进行数百次的评估，审视是否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状态。在练习时，他们脑中也思考着自己努力要创造的那个形态。然后，他们度量预期目标与所见的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舞者起舞的同时也进行着创造和评估工作。现在，就让我们将这一原则拓展至所有类似的思维活动吧。

抓住事物逻辑的思维

任何脑中所想皆包含多个意义系统。思维当对其产物进行评估。

所有大脑产物若要通过大脑的评估和验证，都须有逻辑性、有序、连贯，其结构须清晰明了且合乎理性。这一点始终站得住脚，无论所谈论的是诗歌、散文、绘画作品、编舞，还是历史、人类学报告、实